



# 邓文迪? 非常 Smart 非常 Sharp 非常 Quick!

回味一下国外杂志笔下的她吧

十天前,媒体大亨鲁伯特·默多克和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现身纽约法院,以短短10分钟的时间达成了离婚协议。走出法庭时,默多克神态轻松,面露微笑,邓文迪却被媒体形容成“脸色憔悴面色铁青”。据称,邓文迪将获得两套房产,无法分得默多克在新闻集团的资产,两人离婚也不会改变默多克家族信托基金的继承规则。

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,是唏嘘,是鄙夷,是同情,还是对邓文迪本人有新的发现,一切任君选择。南都供稿

在中国她的风评不算好,但她却收获了国外朋友的一致褒扬

在中国国内,邓文迪的风评并不好。有人认为她是名投机分子,依靠各种手段和心机嫁入豪门,却没落得好下场。

但在《Vogue》杂志英国版的这篇文章中,邓文迪却收获了来自不同消息源的一致褒扬。在事业方面,大家称赞她“聪明而且努力”。华裔导演王颖举例说,在拍摄《雪花秘扇》前夕,章子怡的临时辞演令邓文迪压力巨大,“她打了无数个电话。最后她亲自飞到香港去见李冰冰,敲定了她。她总是能把事情搞定。”默多克传记作者迈克尔·沃尔夫说,邓文迪令人印象深刻,“她是个中国女人,但行为却像个美国女人,中国女人总是比较含蓄,但邓文迪却不是这样。办公室里的每个男人都迷恋她。”

在家庭方面,邓文迪是朋友心目中的好母亲。她的英国明星好友休·杰克曼称,“文迪是个严格的

母亲。不把拥有的一切看做理所当然,这是她要求女儿们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,她要求她们拥有独立的精神生活,这在她自己的童年里是完全没有过的。她们会定期去教堂和主日学校。我们去她们家做客时,她常常会和女孩们一起包饺子招待大家。”

妮可·基德曼和邓文迪也是多年老友,在邓文迪认识默多克不久后就已跟她相识。“我们的共同点是,当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很寂寞孤立。她当时刚刚进入美国上流社会,我也正处于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状态,我对她的心理状态感同身受。我们都来自相当严格的家庭,我在教堂长大,文迪也会上教堂和主日学校。”在朋友眼里,邓文迪是天生的社交好手,这一点令老美都相当钦佩。《美国周刊》主编蒂娜·布朗曾与邓文迪一起主持过派对,“她不是那种只会坐在泳池边的主妇。和

她共事是种享受,她相当专业,极其擅长把各种人汇集在一起,十分积极主动。”妮可·基德曼也称:“她比你想象的要轻松得多。”妮可曾邀请邓文迪去一部电影的杀青派对,“我叫她想来就来,我告诉她当天会有很多人。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她很高兴地就来了,而且一整晚都在跳舞!”

就连这篇访谈的作者、《Vogue》的特约记者Golfar也认为邓文迪“充满了无可争辩的魅力”。记者第一次见到邓文迪是在2011年初,休·杰克曼在纽约的家中,邓文迪在赶赴一场时装秀之前来到杰克曼家小坐。在见到邓文迪之前,记者印象中的她是“坚韧、冷漠、不甚友善的”,但没想到的是,邓文迪“十分热情”,她打扮得相当时尚,穿着当季的Prada短裙、黑色紧身短裤以及黑色及膝平底靴。大家聊到了运动、美容和时尚,邓文迪说话的方式“相当直接”。

## 媒体笔下的邓文迪

- “1985年,邓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。它的质量不过硬,屏幕常常爆出雪花,有时候还会罢工,但邓文迪还是在断断续续的画面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她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部外国电影是《音乐之声》。”
- “在派对上,邓文迪会把可能对你有帮助的朋友一股脑儿介绍给你,也细心准备好自己钟爱的珠宝和Wolford丝袜。”
- “‘她非常Smart,非常Sharp,非常Quick!’邓文迪‘穷学生时代’的朋友Jenny说。”
- “在纽约,邓文迪曾经自豪地告诉记者,她那远在澳洲90多岁的婆婆依然每天自己开车,‘很拉风的’。”
- “邓文迪的另一位好友、电影人罗燕说:‘我在他们家吃早餐时,默多克会说:你们自己开冰箱拿吃的。他也会给你倒水,虽然家里至少有4个穿着制服的服务人员。我们一到小饭馆里吃饭,桌子并不比一张茶几大多少,也没有保镖。’”
- “‘当看见Alberta Ferretti黑色小礼服时,邓文迪如同小女生一样雀跃后快速地决定:这件我很喜欢,Alberta是我的好朋友,经常在美国要我试穿她的新衣服!然后,她望了一眼记者带来的服装师:‘你觉得呢?帮我参谋吧!’”

拿美国绿卡的传闻属实吗?她说“是的”

在《Vogue》的这篇访谈中,邓文迪罕见地坦承了自己的童年经历,对自己如何来到美国、如何遇到默多克的传闻也供认不讳。

“我在一个叫徐州的中国小城长大。我住在乡下,家里很穷,穷到连热水都没有。我们家有4个孩子,3个女孩1个男孩。”邓文迪是家里最小的女儿,有个弟弟。“在那个年代的乡下,生男孩非常重要,但城里却没有这种观念了,他们已经认识到女人也可以很聪明!”

邓文迪的父母是工程师。“父母希望我们能够努力,在家里要做家务、做饭,在学校也要努力学习。我父母想让我读医学院,虽然我不情愿,但1985年我还是进了医学院。”邓文迪称,父母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,“是因为他们考虑问题非常实际,如果我读了医学院,等他们老了后我就可以照顾他们了。”现在的邓文迪也的确在照顾

她的父母,她把她们接到了美国,她的姐姐和弟弟则在美国和上海两地跑。“我并不是我们家最聪明的,我大姐比我聪明。但我很努力。我父母总是很严格,夏天每个人都在放暑假,只有我要学完来年的整本教科书,这样我就能在班上名列前茅了。”邓文迪说,99%对于她来说并不是可选项,“我必须要做到120%。”

“我离开医学院后住在广州,那是离香港很近的一个大城市。在那里我遇见一些在香港和美国有亲戚来往的人。在当时的中国,去美国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。”关于邓文迪是如何去的美国,坊间一直流传着“小三上位”的故事:在广州,邓文迪遇见了切利一家——丈夫杰克·妻子乔伊斯和他们的孩子。乔伊斯成了邓文迪的英语家教,两家越走越近,切利一家回美国前夕,杰克提议

他们可以成为邓文迪的赞助人,帮助她在加州大学就读。邓文迪因此来到洛杉矶,进了加州大学北岭分校,寄宿在切利家。但不久,乔伊斯就撞破了丈夫和邓文迪的婚外情,随后乔伊斯和杰克离婚,杰克和邓文迪结婚。两人的婚姻只持续了4个月,邓文迪在此间拿到了绿卡。当记者问及邓文迪这一传闻是否属实时,她简单回应道:“是的。”

但很显然,邓文迪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的努力,“我愿意去做任何事。”邓文迪回顾自己最初争取在美国立足的经历,“我一边学习,一边在中国餐馆打工养活自己。人们总说:哦,你肯定很想家。但我已经长大了,我很开心自己能待在这个国家。到美国之前我从没去过超市,父母从来不让我的打开冰箱,他们怕我把冰箱门弄坏了。”

下转B16